

翻轉

翻電貳點零

司馬遷

一人与帝国的抗衡

司馬遷和《史記》

個人都知道的文本但《史記》的

體例篇目和其他對

李廣刺客遊俠等

墨卻可能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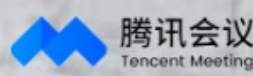
道他遭受刑又堅強



中国史与思想史第三十一期

2022/10/24 8PM WECHAT&MEETING

報名請按二維碼並打 報名



766-532-349

CHAPTER3 我们何以不同

基础问题意识：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再次扎入“中国特殊论”。当然作为一个延续至今的古典文明，特殊是一定的，但这个特殊性到底是什么呢？

EPISODE31 一个人与帝国的抗衡

基础问题：《史记》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如果没有《史记》我们对历史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翻电2.0 整体章节

1 纯粹理性批判 / 2 哲学研究 / 3 论语 / 4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5 性经验史 / 6 理想国 / 7 精神现象学 / 8 存在与时间

如果没有《史记》

中国历史的一次奇迹

正史传统的开创

因为有《史记》，才有《汉书》与《后汉书》，开启了中国正史的传统

(但《史记》恰恰不是官修正史，而且在东汉被作为谤书)

对西汉，尤其汉武帝一朝政治的了解

如果没有这一条，儒家传统的“现实主义”就缺乏了传承

我们就很难得知真实的“汉武帝”

(可以逐渐与《盐铁论》中的儒家对比)

对周秦之变历程的记载

如果不是，我们就不知道项羽、吕后、战国各国的情况

(焚书令)

所有这些，都来自一个个体艰难的个人主义实践

我们对《史记》的陌生

我们印象中的史记

我们过去学过的篇目：

《信陵君窃符救赵》 《鸿门宴》 《屈原列传》 《将相和》

基本是《史记》的故事性和文学性部分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鲁迅对司马迁著《史记》的看法：

“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

对他的笔法：

“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

史记是一本历史故事书

这里面，有什么“历史”价值吗？

PART 1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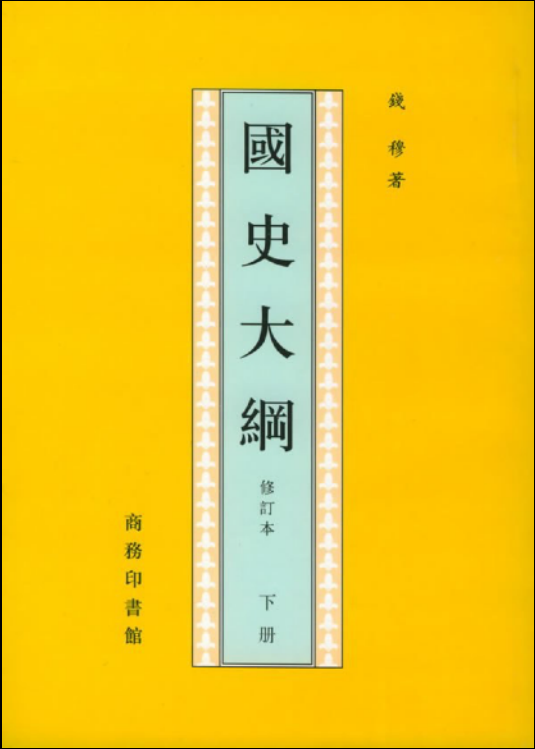
到底什么是历史？

我们对历史的范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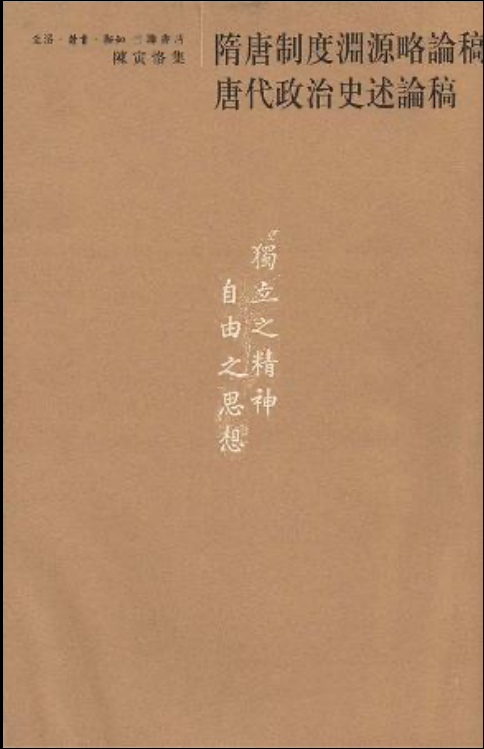
我们的“历史感”是如何塑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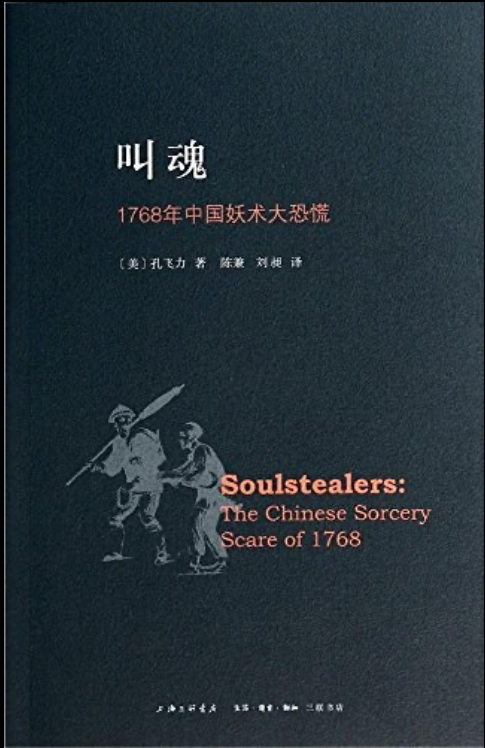
故事书
(明粉， 阳明粉)



通史
(时间前后的历史)



制度政治史
(专门的历史问题)



事件史
(值得关注的事件)

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是
从古到今发生事件的线索
一个专门的问题

《史记》的陌生感

历史感构成上的陌生

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吗？

是也不是《本纪》《世家》《列传》

是在写很多人物传记

为什么司马迁会选择纪传体呢？明明《春秋》是编年体啊？

是因为一般已经散佚的历史书籍《世本》

世本由《帝系》《王侯》《卿大夫》等篇目构成

很明显，这个记载是封建结构

天子、诸侯、大夫

《史记》是纪传体结构，不如说是封建结构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封建结构的史书？

在汉景帝后，封建秩序已经崩溃的情况下？

史

中国传统中史的来源

在古希腊传统中， history的意谓是：需要通过调查才能知道的知识。其反面是“感知”



史的来源比较复杂

矢/史同音， 史/中同形

箭矢射击目标名为射“中”。可见这样的一个意义团

中是状态词， 史是中的记载
(射箭占卜在早期人类各文明中都相当普遍)

记载射中并不是为了“射箭比赛”， 而是为了占卜

史就是占卜记录

关键问题：和占卜有关的， 值得记录的可能是哪些？

史的原始职务是占卜

占卜形式中有一系列与文字相关的

“祝”与“册”

祝为祭祀，册为记录

但记录本身为何没有祭祀神秘的效果呢？

忏悔的记录

符合形式特征的记录

持续记录形成规模

形成只能通过记录来实现的功能（卜筮）

因此最早巫比史的职责要重，渐渐的，史的职责就要终于巫

史官：

1 与祝一起完成仪式

2 完成卜筮

3 进行记载

4 记载卜筮与实际的结果（天文星历，农业水利）

当然，史官对“灾异”都非常关注

预测灾异

避免灾异

未预测到的灾异

流动到一个半宗教的位置上

史的半宗教化

哪些事情与祭祀会产生间接关系呢？

天子的言行：

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

天子有神性，礼法没有吗？经典没有吗？

封建制结构本身没有吗？

正是因为先秦社会是泛宗教社会，因此史的记载和勾连范围也在扩大

天文

灾异

农业

卜筮

礼法

天子言行

史官成为一种“阐释观”

综合天运人事，进行预测的阐释者

这是一种很大的权力

“春陨石于宋五，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也，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左传·僖公十六年》

一个标准的春秋时期“内史”的关切

史官

春秋时期经验性知识的集大成者

PART2

何谓《春秋》之义

孔子到底是怎样的精神？

孔子与历史

《春秋》

再谈西方历史：

和历史对应的对象是“知识论”的：感知 / 沉思的永恒知识



亚里士多德著《动物史》，在东方难以想象
博文记载

在东方，史记载的是“秩序体系的运行”

六经皆史

其实当时孔子看重的都是“史”

《诗经》：采诗史官的列国记录

《尚书》：古代圣王言行

《仪礼》：史官的仪式

《易经》：史官的卜筮

《乐经》：史官的仪式乐

孔子根本教授的就是“历史”， 这些就是华夏意义的“历史”
“良好秩序运行的记载”

再次强调， 华夏的“历史”
就是一个维持良好秩序的模式

“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春秋》是一种什么样的“史”

孔子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

“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左传·成公十四年》

《春秋》 是失序之史

史家的方法

五经描述秩序如何构成

使用的是成结构的经验性内容

春秋描述的是“礼崩乐坏”的过程

使用的是成结构的“春秋”方法

依然尊重“史”的原始文本形式

(非理论论述, 结果给予的方式)

史是经验主义的

孔子 《春秋》 就是经验主义的崩溃学 (里面没有一个理论)

史作为方法

孔子《春秋》之义

经验主义阐释的——而非理论的

人文关怀的——而非卜筮的

史官记载的——而非事件式的

为什么是史官式的，而非事件式的，如果是“礼崩乐坏”的失序史，
专注于把坏事儿写好不行么？

问题：什么是礼崩乐坏啊？

“合法性对抗”的时代

失序不是“恶人横行”，而是“合法性对抗”

一个例子

如果你想论述“自由”是重要的

有人主张说“自由”没用，过度的自由会导致社会的
瓦解，竞争力的下降

你认为自由非常根本，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说？

告诉他不自由的恐怖和害处？
他就告诉你自由的恐怖和害处。

请一定注意：礼崩乐坏不是指
“我喜欢的秩序没有了，别人喜欢的秩序起来了”

如此看来， 哪个解经方法贴近？

《左传》 《公羊》 《谷梁》

经验主义阐释学的

人文关怀的

史官方法的

《左传》 当然是最接近春秋传统的

因此《春秋》之义， 应该还包括：

- 1 严谨全面的历史记述
- 2 综观中呈现变化的因由
- 3 直面当下问题， 即便采用隐微晦涩的方法

PART3

究天人之际

与董仲舒的“天人”有什么样的区别？

司马迁的寄望

如何理解这三个方面？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报任少卿书》

通古今之变：这是一种史官记述

成一家之言：纯粹史官方法中无“一家直言”

有自己的更高的判断在其中

《春秋》就是一家之言

《左传》的“君子曰...”

《史记》的“太史公曰...”

不是黄老的超越个人意见的“不二”境界

不是董仲舒式的“元”与“道”

不是希腊式的描绘“不朽”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

天人之际是什么呢？

是董仲舒的神学理论吗？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一个神学空间，这空间在真实政治和帝国事务之上，并以灾异和祥瑞的方式展现

司马迁从董仲舒学习《公羊》，在《自序》中，对《春秋》的理解也引述董仲舒：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什么是“天人之际”？

一个不可捉摸的“天”

中国的“唯名论”革命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

儒家传统中有理性化的“天”：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天助大秦？天助刘邦？

非理性的“天”之观念

在这样的“天”之下，天人之际是什么？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挈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史记·伯夷列传》

在这里，毋宁说“天”就是“际遇”

在这种天与人之间，张力是什么？

儒家的唯名论革命

与西方唯名论革命的关联

“唯名论试图把理性主义的面纱从神面前揭下，以便建立一种真正的基督教，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揭示了一个反复无常的神，其能力令人恐惧，不可认识，不可预知，不受自然和理性的约束，对善恶漠不关心。这种对神的看法把自然秩序变成了个体事物的混乱无序，把逻辑秩序变成了一连串名称。人失去了自然秩序中的尊贵地位，被抛入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漫无目的地漂泊，没有自然法则来引导他，没有得救的确定道路。因此毫不奇怪，除了那些最极端的禁欲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这个黑暗的唯一论的神被证明是焦虑不安的一个深刻来源。”——

《现代性的神学起源》

在司马迁处，政治和社会事务失去了基于”天“的直接报应和承诺
因此”一家之言“才有可能性和价值

儒家唯名论革命是董仲舒式儒家体系的反面
是对传统儒家和周卜筮体系的彻底”去魅“
华夏人文精神的高峰顶点

”天“的人文意涵

司马迁对”天人之际“的再造

天人关系的现实政治性：

不可捉摸的天，与不可捉摸的”天子“

本纪——世家——列传

（列传核心，而非本纪核心的写作，倒转的先秦关系）

司马迁的解题之道

独立的士人世界：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史记·伯

夷列传》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基于可知的人的世界的”通达之理“：

所以史家方法中，才有那个超越”合理性之争“的属于人的道理存在

（通古今，拉长周期，能够看到其中的”人道“）

儒家唯名论革命是董仲舒式儒家体系的反面

是对传统儒家和周卜筮体系的彻底”去魅“

华夏人文精神的高峰顶点

《史记》 脱离了“支配”秩序

是儒家思想在帝国中的真正延续

司马迁的“古文经学”面相（鲁学面相）

“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序》）

“余读《春秋》古文”（《吴世家》）

“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十二诸侯年表》）

“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仲尼弟子列传》）

“风教固殊焉，总不离古文者近是”。（《五帝本纪》）

因而摆脱了董氏儒学的阴阳学色彩，回到了孔孟的人文主义路线

但已经不是“复礼”的自上而下的路线

而是“士人如何在帝国独存”的历史学方法

下一期，我们继续看，司马迁如何“把历史作为方法”